



◆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 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出版

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研究

芮渝萍 陈晓菊◎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出版

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研究

芮渝萍 陈晓菊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研究 / 芮渝萍, 陈晓菊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308-16644-7

I. ①当… II. ①芮… ②陈… III. ①文学研究—美国 IV.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6968号

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研究

芮渝萍 陈晓菊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王俏华 张小苹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3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644-7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前言

美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对青少年的浓厚兴趣。许多文学作品从故事内容到人物塑造都是围绕青少年展开的。从早期美国文学到当代美国文学,讲述青少年时期经历和成长的故事可谓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许多作品还跻身经典美国文学行列,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白鲸》《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小妇人》《红色勇士勋章》《麦田里的守望者》《局外人》《巴德,不是巴迪》,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以后,青少年文学创作在美国日趋繁荣,各州立图书馆协会都设有青少年文学奖项,鼓励为青少年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国家级别的青少年文学奖项也有多个,获奖者几乎都是成年人。带着好奇心,我们查阅了“中国青少年文学网”,里面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中小学生的习作。^①这个网站给青少年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写作才华的平台,这固然是件好事。但遗憾的是,成年人为青少年读者创作的作品在这个内容庞杂的网站里几乎找不到。这一现象其实也是我国青少年文学现状的折射。我国青少年文学还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还没有像美国青少年文学一样成为文学大观园中一棵独立的大树。

青少年正处在需要大量阅读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培养移情能力的成长关键期。为这一社会群体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件十分必要、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美国青少年文学创作出版的繁荣发展或许可以为我国青少年文学的发展提供某些启发和借鉴。带着这种认识,我们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研究”,希望能够结合我们的专业知识,向国人介绍美国青少年小说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探讨青少年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和表

① 参见<http://www.zgqsnjz.com/>。

现方式、青少年话语在小说中的作用、青少年人物的塑造策略、青少年小说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以期能够给我国青少年文学创作者和青少年工作者提供借鉴与启发,推动我国青少年文学的发展,为我国青少年读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研究范畴,即如何定义“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在时间断代上,定义文学史上的“当代”并不困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出版的当代美国文学论著、教材、选集,比如权威的《希斯美国文学选集》^①、著名美国文学史家丹尼尔·霍夫曼的《美国当代文学》^②、童明的《美国文学史》^③、陈锡麟和王晓路的《当代美国小说理论》^④等,都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作为当代美国文学的起点。至于青少年文学的定义,我们将在第一章做详细阐述。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青少年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及成人文学,甚至不及儿童文学。虽然美国有州级和国家级的青少年文学奖(一些奖项已经跟儿童文学分离),这些奖也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文学的社会声誉,推动了青少年文学创作繁荣,但对青少年文学作品的学术研究却不尽如人意。检索国内外的学术文献数据库,针对单部青少年小说的研究论文凤毛麟角,但推介获奖小说的文章却不计其数。每当一年一度的青少年文学奖公布后,各种推介和报道立刻跟上,但深入的研究论文却很少见诸相关学术期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青少年文学研究成果主要针对中学教育,讨论如何将青少年小说运用在学校教学活动中。这种现象成为我们深入、系统研究美国青少年文学的一道障碍,但这也成为我们坚持这一研究方向的动力源泉:创新就在别人普遍忽视的地方。

青少年文学作品虽然文字比较浅显,一般易读易懂,篇幅比成人文学短小,内容不及成人文学复杂,但它同样也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和写作策略,同

① Paul Lauter, et al. (ed.)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0.

② 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③ 童明:《美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④ 陈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样可以借鉴各种文学理论来发掘深层次的内涵。正是带着这种思路,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理论书籍和相关研究资料,努力克服国内外青少年文学研究中缺乏理论深度的缺陷。我们在绝大多数章节的写作过程中,都努力以某种文学理论视野来指导具体的小说文本研究。

本书第一章围绕青少年文学的界定展开。在我国学界,普遍的观点还是将青少年文学视作儿童文学这顶大帽子下面的一个亚类。我们根据青少年发展心理学、美国青少年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出版消费现状,明确提出青少年文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我们从青少年与儿童的生理、心理变化,成长环境和社会对他们的不同期待等方面,全面论述了这两个社会群体的区别,也系统地比较和分析了儿童文学与青少年文学的差异。这一章为青少年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提供了理论阐述。

第二章介绍美国青少年文学从儿童文学独立出来之后,形成规模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青少年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的迷茫时期,传统青少年文学中的轻松、乐观和浪漫基调不复存在,青少年文学也像成人文学那样染上了一种“挫败感”,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和反叛。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人们开始直面现实生活中青少年成长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且,揭露问题的小说数量之多、反映的问题之广,成为这一时期美国青少年文学的突出特点。“问题小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表征。第三阶段从80年代末开始,“问题小说”的大势已去,多元文化思潮开始引领青少年文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作品的基调不再停留在对问题的渲染上,读者和评论界开始对故意渲染青少年问题的创作倾向产生反感。从文化源头去探索人物故事的意义,并以积极干预、健康乐观的基调引领青少年成长的小说,开始重新赢得市场的青睐,并逐渐形成新的时代特征。这一章还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和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

第三章的核心问题是青少年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形态。文学作品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也蕴含了影响读者思想情感的渗透力量,具有意识形态性。作为一种拥有特定读者对象的文学类型,青少年文学,尤其是成人创作的青少年文学,往往肩负着帮助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使命,包含着作者对青少年的殷切期盼,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向往。尤其在获奖作品中,意识形态性往往超过作品的娱乐性。我们选取了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明

显的《相约星期六》等作品,通过分析场景设置、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事结构、细节描写等各个要素,阐释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挖掘文本所蕴含的意识形态。

关心全人类共同生活的环境家园是当今世界一个主导意识形态。当极端气候频发、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状态和质量、温室效应甚至影响到一些岛国和沿海居民生存的时候,新的环境生态伦理应运而生。我们选取了两部反映生态问题的小说《加利福尼亚蓝蝶》和《走出沙尘暴》。前一部以生态保护为主旋律,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对稀有蓝蝶的拟人化描写来传播新的生态伦理。小说向人们明确而强烈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人类作为地球上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自然环境的管理者,应该停止为谋取人类短期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人类应担负起维护、发展和美化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后一部小说一方面批判了人类贪得无厌的物质追求让草原变成荒漠,毁掉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未来;另一方面又歌颂了恶劣环境中普通人的坚忍和互助精神。作品以一种乐观主义态度,表达了对人类能够认识和纠正自己过错的期盼。

第四章论述青少年文学中的社会文化现象。青少年亚文化是当代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青少年文学自然也不会忽视青少年亚文化的影响力。反过来,青少年文学也是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建设性力量。《巧克力战争》是罗伯特·科米尔的成名作,小说主人公杰里的行为动机和小说结局一直是评论界争议的焦点。研究者从青少年亚文化角度出发,解读主人公杰里拒绝参加巧克力义卖活动的动机,认为杰里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道德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仪式性抵抗,是青少年身份认同需要的一种外部表现。这样的抵抗也是青少年对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风尚、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妇女解放运动对成年人的影响,必然会折射到他们对待家庭和孩子的态度与方式上。表面上看,小说《祝福动物与孩子》讲述的是男孩子们的故事,实际上却反映了孩子们生长的社会环境问题。研究者从家庭关系、同伴关系和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影响青少年性格形成的几大原因。在60年代民权运动的启发下,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身份意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族裔身份问题一时间成为美国文学十分流行的主题。《猫头鹰的孩子》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华裔

作家叶祥添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为精髓,自编了一个猫头鹰的传说。研究者从美籍华裔对身份问题的反思、小说主人公名字的转换、猫头鹰的象征意义等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了该小说如何实现主人公文化身份的构建。

与美籍华裔相比,美国黑人曾经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他们的族群意识也更加强烈。自哈莱姆文艺复兴起,构建黑人美学一直是非洲裔文人的志向。《巴德,不是巴迪》将黑人美学运用在构建主人公的黑人身份上。这部小说以其鲜明的黑人文学特色、独特的叙事策略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美国黑人文学,乃至20世纪美国青少年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借鉴了黑人美学理论,论述了“讲述者文本”、社交面具化、表意幽默等特定的文化现象在这部小说中对主人公身份的构建作用。

第五章探讨青少年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我们选取了三部青少年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对小说中最突出的人物刻画技巧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由于在青少年文学中,成长小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类别,小说如何表现人物的成长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人的成长离不开认知发展,《朋友》和《局外人》两部小说都较为明显地描述了青少年主人公的认知发展过程。当我们撇开小说叙事的其他因素,从认知的角度来阅读《朋友》时,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局外人》中波尼在讲述自己及同伴们的故事时,以生动的实例展现了自己从认知缺失、误差,到顿悟、反思,再到认知发展的整个过程。对认知发展过程的追踪和描写,成为美国青少年小说人物塑造的叙事策略。对《无神论者》的研究集中在青少年独立人格的塑造上。

对青少年文学来说,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是尤其需要仔细设计的要素,因为作品需要兼顾话语与人物身份的关系,还要兼顾人物话语与作品思想深度的关系。本书第六章结合实例,分别论述了五部小说中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以及这些策略与小说主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综合青少年成长心理、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论述了《局外人》中青少年话语的深层隐喻,揭示了看似简单的话语下蕴藏的深刻社会文化力量。选取《克里斯蒂》是因为它代表了悬念丛生、极具戏剧性的叙事策略。这是一部介于青少年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的作品,而且是一部充满道德教诲的小说,但它却成为一部畅销书。我们认为,它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很好地运用了矛盾冲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交织与转换推动了故事情节不断发展。剖析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各种悬念

之间的关系,是揭示小说故事性和戏剧性来源的典型案例。

互文性是后现代小说的典型特征,这种时尚策略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当代青少年文学创作中。比如《百舌鸟》,文中大量使用的互文技巧,使得这部文字浅显的小说拓展了它的内涵和外延。因此,研究该小说的互文特征及其效果,对青少年文学创作是十分有益的事情。《中国男孩》是近年来华裔作家创作的小说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当下流行的创伤理论十分适合用来解读这部小说。主人公的创伤经历、创伤心理和带有创伤色彩的叙事,赋予这部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如果把其中的幽默成分看作愈合创伤的手段,则可以合理地解释创伤与幽默两种看似冲突的叙事话语,在这部小说中的结合产生的奇妙效果。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中,现实主义作品占很大比重,其主要体现形式是“问题小说”。本章还以《孤独的蓝鸟》为代表,论述了“问题小说”的写作程式和叙事结构、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及文化符号,将这一类型小说的形式和主题综合在一起加以观察和论述。

美国青少年文学作品数量与日俱增,伴随创作的繁荣出现了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为了引导青少年读好书,美国国家级图书馆协会和州级图书馆协会纷纷设立青少年图书奖。通过评选佳作,扩大好书的知名度和读者群,从而发挥对青少年文学阅读、消费的促进作用和对青少年文学繁荣发展的引领作用。本书附录部分介绍了美国当下具有代表性和较高知名度的青少年文学奖项及其评奖标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奖项的价值取向和对创作的引导作用。附录还介绍了国外几种主要的青少年文学研究刊物,为青少年文学研究者提供参考信息和学术资源。

这部著作是课题组成员通力合作的成果。主要部分由课题负责人宁波大学芮渝萍教授完成,课题组成员范谊教授负责全书的统稿和修改工作。陈晓菊副教授负责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的撰写。刘春慧讲师负责第四章第一节的撰写。浙江电大工商学院张倩讲师负责第三章第一节的撰写。芮渝萍教授指导的两位研究生也参与了该课题研究,梦莉红参与了第六章第二节的部分写作,吕新星主笔了第四章第四节的写作。其余部分由芮渝萍完成。在此,我们对课题组成员的通力合作表示感谢,也感谢教育部社科课题评审专家和社科规划办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这项研究获得了必要的资金帮助和信心激励。同时,我们也感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对该著作的出版

资助。我们期望本书能够对我国青少年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青少年工作者、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希望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青少年文学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产生更多的精品之作;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有助于我国引进、评价美国当代青少年文学优秀作品,促进两国青少年文学交流,为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学阅读选择。

限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团队合作,本著作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不足,欢迎青少年文学专家、出版家、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芮渝萍

2016年夏

宁波大学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青少年与青少年文学	001
第一节 青少年:一个需要独立标记的人生阶段	003
第二节 青少年文学:一个超越童话的文学世界	008
第三节 青少年文学的意义	015
第二章 二战后美国青少年文学的历史嬗变	022
第一节 迷茫时期	023
第二节 问题小说时期	026
第三节 多元文化建设时期	033
第四节 青少年文学研究现状	036
第三章 当代青少年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形态	049
第一节 《相约星期六》中的乌托邦思想	050
第二节 《加利福尼亚蓝蝶》中的生态伦理	062
第三节 《走出沙尘暴》: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历史小说创作	071
第四章 青少年成长与当代社会文化	082
第一节 《巧克力战争》中的青少年亚文化	083

第二节 《祝福动物与孩子》中的青少年成长之旅	089
第三节 《猫头鹰的孩子》与美籍华裔的杂糅身份	097
第四节 《巴德,不是巴迪》:黑人美学与文化身份建构	111
第五章 当代青少年文学中的人物塑造	124
第一节 《局外人》中青少年主人公的认知发展	125
第二节 《无神论者》中美国青少年的独立人格	139
第三节 对话与反思:《朋友》对青少年认知发展的艺术呈现	148
第六章 当代青少年文学的叙事艺术	160
第一节 《局外人》中的青少年话语及其隐喻	161
第二节 矛盾的结与解:评《克里斯蒂》的叙事结构	169
第三节 互文性:《百舌鸟》的意义空间拓展策略	177
第四节 《中国男孩》中的成长叙事:从创伤到复活	186
第五节 从《孤独的蓝鸟》看“问题小说”的程式化要素	199
附录 1	211
附录 2	219
参考文献	226
索引	239

“青少年”在我国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它显然是一个现代汉语词汇。即便在现代汉语中,它也还没有充分词化,明显带有词组的痕迹,是“青年”和“少年”的合成词。根据《辞源》,“青年”一词至少在唐朝就出现在文献中,有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青年对芳月。”^①“少年”一词出现的时间更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②有趣的是,到了近现代,“少年”一词和“青年”一词年龄所指还是很难明确区分的。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有一名句:“少年强则中国强。”从文章内容看,文中反复出现的“少年”一词,显然不是现代汉语中的“少年儿童”的含义,它的实际年龄所指与今天人们常用的“青少年”范畴更为契合。然而,无论在2006年版《辞源》,还是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的《新华词典》和1979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收入“青少年”这个词条。

“青少年”一词在中国常常被看作“青年”和“少年”的合成词,人们在使用这一词语时,也往往是指这两类人群或者是他们的总称。但“青少年”一词在英语中却有一个充分词化的独立单词,即 adolescent(指人)和 adolescence(指青少年时期),来源于拉丁词 adolescere,意思是“长大成熟”。根据《21世纪大英汉词典》,这两个词出现在英语中的具体时间是在1475—1485年。而 child/children(儿童)和 youth(青年)都是古英语,早在公元900年以前就出现

① 《辞源》,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50页。

② 《辞源》,第893页。

在英语中了。^①可见,“青少年”这一概念及其词化过程在西方出现的时间远在我国之前,这和中西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不无关系。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生阶段的细分是人类自我认知的升华,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社会语言学研究早有定论,一种文化对某一事物的观察越精细、越深入,在价值上越看重,这种文化关于这一事物的语汇就越丰富。比如马作为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和财富象征,对中国古人的意义是远超今人的。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对马的观察和细分也是远超今人的。反映在语言上,古汉语中的小马叫“驹”,老马叫“骥”;母马叫“骝”,公马叫“骠”;劣马叫“驽”,光是强壮的马就有“骏”“骠”“骠”“骠”“骠”等叫法。根据马的毛色,甚至不同身体部位的毛色,还有几十个专门词语,比如“骠”就特指青白杂色皮毛的马。同理,随着人们对自身成长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生成长阶段的内部细分也在不断发展。“青少年”作为一个需要独立标记的人生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基本动因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找到存在的理据。认知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可能把他们和别的年龄段社会群体混为一谈,进而忽视甚至压制他们的合理诉求,同时也可能导致我们为他们提供的精神指导和文化产品出现错配。比如,我们总是习惯于拿一些适合低龄儿童的寓言和说教去指导青少年成长,殊不知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认知水平早已超越了对童话故事的认同,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成年人总把他们当作儿童看待。这就对青少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本章在定义“青少年”这一概念后,进一步界定了“青少年文学”的内涵,细致辨析了“青少年文学”和“儿童文学”“成人文学”的区别,讨论了青少年文学的现实意义。

^① 李华驹主编:《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第2405页。

第一节 青少年：一个需要独立标记的人生阶段

用年龄段来标记个体生命的成长和发展阶段，这是人类跨文化、跨种族的普遍思维方式。但是究竟把人的一生划分为几个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水平，却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少年（儿童）、青年、老年的三分法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有儿童与青年之分，没有青少年这个人生阶段。从出生到 2—3 岁是婴儿阶段（infancy），从 4—5 岁到 14—15 岁是儿童阶段（childhood），从 15—16 岁到 30 岁是青年阶段（youth）。^①传统的人生年龄段划分依据是人生不同阶段在农业生产、经济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儿童长到 15—16 岁，不管是生理上还是社会角色上就基本算是成年人了，女子可以出嫁，结婚生子；男子要担当农活或者出门学习手艺。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青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概念，所以它的年龄段可以一直延续到 30 岁左右。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和国民教育水平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青少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也就迟迟没有社会需求和存在的条件。

西方国家发展到 14—15 世纪，城市社会和手工业已经比较成熟与发达，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比农业社会更加复杂，南欧、西欧各国开始出现现代工业和商业的萌芽。这就要求儿童有更长的学习、培训时间。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延长儿童期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到 17 世纪的欧洲，青少年时期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指 13 岁到 20 岁出头这段时期。这也暗合了今天世界各国的学校教育年龄段，即从上初中到大学毕业的年龄阶段。17 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年轻人需要经过更长时间做学徒，经过体制性的学习、培训，才会得到一份工作，成为一名可以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手工业者

^① 见商务印书馆《新华词典》第 1 版，第 677 页对“青年”的定义；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 1 版，第 919 页对“青年”的定义。

必须经过三个阶段才具有完整的人生:学徒时代、漫游时代、为师时代。他们在学徒时代学习技术和知识,学徒期满后开始漫游各地,一方面增长见识,一方面磨炼技艺,最后到他们技术娴熟时便可以在一个城市稳定下来,开设店铺,招纳徒弟,为人师傅了。^①

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儿童成长的内涵要求不高,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只有青年,没有所谓青少年(adolescence)这个阶段。从本质上讲,青年就是年轻的成年人,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基本形成;而青少年,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即所谓学徒阶段。农业社会相对简单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不要求儿童在其成长的道路上必须经过一个所谓学徒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兴起以后,大大丰富了儿童成长的内涵,也相应延长了儿童走向成熟的时间,一个以学徒期为标志的青少年时期成为人生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由于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时期和成人时期的生活内涵与价值取向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分离及漂移。儿童的世界童话化,纯洁而简单;成人的世界越来越复杂,欺骗和邪恶、矛盾和冲突,都非儿童所能理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反差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儿童无法理解成人世界的现象和规则,他们必须经历一个遭遇问题、体验迷茫、学会生存的成长过程,才能理解成人世界,适应和融入成人社会。这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有时候充满了迷茫和痛苦,也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它为青少年文学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和创作的冲动。

然而,从学术研究上认可青少年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和一个需要特别关注、尊重的社会存在,却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中后期,青少年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法律义务逐渐完善,对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和特殊人生阶段的学术研究也日益丰富。根据浙江大学隋红升的研究,1904年,美国心理学联合会的创建者斯坦利·豪尔(Stanley Hall)博士在他的皇皇两卷本巨著《青少年心理学》(*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中,从学术研究上正式认定青少年这一“特殊阶段”的存在。另一名心理学家佛丽莎-克瓦克(B. Forisha-Kovach)也认为,在20世纪之前青少年作为人生的一个独立阶段没有受到普遍认可,一个成长

① 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个体经历了短暂的童年之后,没有经过青少年这个中间阶段就直接步入了成年早期,并和成年人一样投入工作,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她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才清晰地认识到青少年是个分离的人生阶段。学者贝蒂·卡特(Betty Carter)和小说家娜塔莉·芭比特(Natalie Babbitt)则认为,青少年阶段的真正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因为战争时期为了让处于青少年阶段的这部分人能够承担起战时的某些特殊工作,扩大了对他们的教育和培训。二战后,接受学校教育逐渐成为青少年的一项普遍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监督。其后,对青少年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中,哈维格斯特(R.J.Havighurst)1949年发起的对青少年“发展阶段任务”(developmental task)的研究、艾立克·埃里克松(Erick Erikson)1950年提出的青少年身份危机理论(identity crisis)、吉恩·皮亚杰(Jean Piaget)1958年推出的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和60年代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对青少年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①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到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对青少年这一特殊人生阶段的研究和认识已经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入。社会心理学家总结出青少年阶段终结的主要标志有:

1. 从社会学看,完成了从儿童到成人的社会身份认识和身份转变;
2. 从心理上看,获得了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认同与理性思维的能力;
3. 从生物学看,获得了生理成熟;
4. 从法律上看,达到了法定的成人年龄;
5. 从经济上看,开始自立,能够保持收支平衡;
6. 从传统上看,不成文的习俗向他/她开启了通向成人特权之门。^②

① 隋红升:《再访“问题小说”》,芮渝萍、范谊主编:《青少年成长的文学探索——青少年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Hans Sebald, *Adolescence: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Hall (third edition), 1984, p.6.